



清梦压星河

蓬莱客
著

【百万点击/亿万粉份】
【晋江人气作家】

蓬莱客
全新力作

自主独立的舞蹈家 × 冷峻深情的军官

结婚十年，他说：

你的呼吸是我的烈酒，我是如此爱你
可她却说：何显北，离婚吧。求你放过我

一梦一生，一生一人
我的爱人啊，
我已在红尘深处，
等候你多年。

他意外坠海“身亡”/她却为他变身哑女/从现代到民国/只为能再与他痴情缠绵梦爱一场

清梦
压星河

蓬萊客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清梦压星河 / 蓬莱客著.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8.5
ISBN 978-7-5594-1555-4

I. ①清… II. ①蓬…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15409 号

书 名 清梦压星河

作 者 蓬莱客

出版统筹 黄小初 邹立勋

选题策划 黄 山

责任编辑 胡小河 姚 丽

文字编辑 尚利娜

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湖南关山美印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mm×1230 mm 1/32

字 数 210千字

印 张 11

版 次 2018年5月第1版, 2018年5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94-1555-4

定 价 34.80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第一章 缘起 /001

第二章 缘续 /019

第三章 归人 /035

第四章 探访 /052

第五章 问花 /071

第六章 暗流 /092

第七章 致深 /109

第八章 熹微 /128

第九章 离心 /144

第十章 云间 /160



目

录

CONTENTS

第十一章 惊变 /181

第十二章 佳妇 /202

第十三章 铁血 /219

第十四章 江东 /236

第十五章 夜舞 /253

第十六章 星北 /267

第十七章 前梦 /285

第十八章 交心 /302

第十九章 团圆 /320

第二十章 尾声 /337

番外 /341





砰砰。

外面传来两下轻轻的敲门声，接着，舱门被推开，那个姓章的年轻小护士进来，走到躺在床上的朱朱身边，看了一下那瓶挂着的点滴，随即俯身，脸上露出关切的笑容，轻声问道：“朱朱姐，感觉好点了吗？”

朱朱微笑：“谢谢你这几天的照顾，我好多了。”

点滴还剩少量，小章等着的时候，坐在一旁陪着朱朱，闲聊了几句，就望着她，用崇拜的语气说：“朱朱姐，没想到能在船上遇到您，您现实生活中看起来比电视里要年轻得多！刚见到您的时候，我真没敢认，还以为您大学毕业没多久呢！您又漂亮，又有气质，还这么平易近人。舰长派我来照顾您，我们医务处的其他小姐妹不知道有多羡慕。”

朱朱结婚已经十年了，被人称为“舞蹈家”，前头还有个形容词——“著名”。十几天前，她和其他家属一起搭乘这艘补给军舰，去往位于外海深处的某基地。上船后没几天，她就开始感到有点不适。舰长老李对她十分关照，让这个小章护士专门来照顾她。

“朱朱姐，您和您丈夫的感情一定很好吧？自己身体不舒服，还这么大老远地出海去看他。”

因为有点熟悉了，所以比起一开始，小章的话也多了起来。

朱朱微微一笑：“小章，还有多久可以到？”

“明天就能到了！”

朱朱点了点头。

点滴打完了，小护士拔掉针头，给她吃了药，见她脸上带着倦色，躺着闭上眼睛，仿佛睡了过去，就轻手轻脚地出去，关上了门。

舱室里再次恢复宁静。

外海风浪很大，即便这是一条满载了航空燃油、药品、食品以及其他物资的排水量达到数万吨的巨舰，但在船头劈开大浪前行之时，躺在舱室铁床上的朱朱依然能感觉到舰体随着惊涛骇浪翻涌起伏的那种韵律。

她闭目片刻后，再次睁开眼睛，盯着头顶那片被油漆刷成轻快的浅绿色的舱顶，渐渐出了神。

上一次，她去看他，还是在三年前。

那时候，她经过再三权衡，终于下定决心，最后出现在惊喜万分的他面前。

那次探望他回来后不久，她如愿有了身孕。

朱朱刚刚吞下去的药，此刻仿佛起了效用。在海浪拍击船舷带来的、仿佛有韵律的、若有似无的轻微震颤感中，她晕晕乎乎地再次慢慢闭上了眼睛。

那个曾孕育在她腹中的孩子后来倘若没有失去，到如今，应该已经能叫她妈妈了……

睡过去前，朱朱在心里模模糊糊地想着。

这艘补给舰担负着给沿途岛屿和舰船补给燃料物资的任务，并非直达目的地，所以中间走走停停，在大海上游弋了半个月后，终于抵达此行的终点——位于碧海深处某经纬点的一座礁岛。

在这里停留一夜，完成补给交接任务后，明天一早，这艘舰船便掉头返航。

基地早就得知载着家属的这条补给舰将于今日到达，一早就在港口附近拉起了热烈欢迎的横幅，两头飘着气球和彩带，就跟过节一样热闹，还派了专人专车前来迎接。

朱朱在脚踏实地的那一瞬间，整个人还是有点头重脚轻。

岛上的日光异常猛烈，虽然已经是下午了，但到处依然是白花花的

阳光，照得人几乎睁不开眼睛。

她满头的汗，跟随身边的人从舷梯登陆，目光掠过同行家属们那一一张张带着期盼和激动的笑脸，心里忽然生出了一丝畏惧和胆怯之感。

有那么一瞬间，勇气流失殆尽，她几乎想要这么掉头而去。

一个皮肤黝黑的雷姓年轻士官带了人，正在那里接待叽叽喳喳地问着各种问题的家属们，满头的汗，但态度极好，一脸笑容，有问必答。分完水后，他又忙着核对人员名单和身份，通过核对的家属们被带到车上就座，准备进入生活区。

周围的人渐渐少了，被叫到名字的人，都迫不及待地上了车，最后只剩下朱朱一个人。

朱朱虽然打扮得很简单，长发扎成马尾，身上一件白色长袖衬衫，松松垮垮地遮住臀部，脚上一双平底鞋，但职业的缘故，身材比例几近完美，瘦而不见骨，双腿笔直修长，模样极其出挑，穿得再简单，周围人再多，她站在那里，也很难不让人注意到。

雷士官其实早就留意到朱朱了，见只剩下她，再次看了眼名单，挠了挠头，小心地问：“名单上的人都齐了。请问您是谁的家属？”

朱朱说：“向星北。”

雷士官吃惊地睁大了眼睛，情不自禁地啊了一声：“您就是我们向队那个跳舞跳得很棒的老婆？”他盯着朱朱，眼睛一眨不眨，仿佛终于认出了她，面露激动之色，“真的是您！我在电视上看过您！”

朱朱朝他微微一笑，点了点头，默认。

雷士官一时难以表达此刻心中的激动，想上前又不敢，看着朱朱，一脸兴奋，不住地搓手。

负责交接的舰上随同人员听到了，上来说道：“小朱是后来临时增补上船的，可能那边没有及时向你们更新名单，是我们的失误。不过，我可以向你保证，她确实是你们向队的爱人！”

“她这趟过来不容易，前些天身体一直不好，你接上后尽快送她过去，让她早点休息。注意车要开稳点。”

“是！我明白了！”雷士官终于回过神来，敬了个礼，又急忙转向朱朱敬礼，“嫂子，跟我来！”说完，他抢着帮她提行李，带她上了车。

这是一座东西延伸、形状狭长的岛屿，港口在岛的西边，向星北在岛的东边。

雷士官亲自为她开车，朱朱向他道谢：“麻烦您了，雷士官。”

“不不，嫂子您叫我小雷就好了！”

其余家属沿途陆续被送下车，车上最后只剩下她一人后，小雷显得很紧张，将车里的冷气开得很足，但制服还是被汗水紧紧地黏在后背，连多看她一眼也不敢。

“好的，小雷，谢谢你了。”

朱朱再次向他道谢，随即转头，望着车窗外一掠而过的景物，远眺了片刻，收回目光，靠在椅背上。

大概是她的和气和随意令小雷渐渐放松下来，开了一会儿车，他终于还是压抑不住心里的兴奋，说道：“嫂子！您跳舞跳得太好了！去年年底，我们岛上全体官兵在电视上都见到了您！就是您现在跟电视上的样子不太一样，我刚才没认出来，实在对不住！”

他飞快地看了一眼后视镜里的朱朱，露出羞涩不安的表情。

褪去了舞台和灯光里的浓妆华服，此刻她完全素颜，别人认不出来很正常。

朱朱笑道：“有什么对不住的。跳舞只是我的职业而已。”

“嫂子，没想到您这么亲切！以前没见过您真人，我还以为你很高冷呢！”您兴高采烈地说道。

“还有，向队知道您来了，一定更高兴！”

他仿佛已经想象到了这对夫妻见面时的情景，自己在那里呵呵地傻笑。

朱朱笑了笑：“他最近还是很忙吧？”

“忙！”小雷立刻点头，“还好您今天来了，要是再晚些天，说不定就和他错开了。过些天，他可能要去出任务，具体去哪里，我不知道，

但一出任务，您也知道，没一两个月，肯定回不来。”

朱朱朝看向自己的小雷笑了笑，再次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假寐。

小雷看了她一眼，也安静了。接下来的一路，车开得很稳，最后来到一扇有岗哨的大门口，那里已经有几个人在等了，正在张望着。

“我们高部长亲自来接您了！”

小雷说着，把车停在了边上。

老高知道朱朱搭着补给舰到来的消息，刚才第一时间亲自给向星北打电话，打了几个都没联系上，看看时间差不多了，赶紧先来这里接人。他和朱朱一见面就握手，自我介绍后，笑容满面地说：“小朱，你可是我们这里的大名人啊！我代表基地全体人员欢迎你的到来！快请进！”

朱朱向他道谢，随后听着他一路介绍，被领了进去，最后来到向星北住的地方。

老高用备用钥匙开了门。

“联系上了吗？”老高问勤务。

“电话通了，就是人没找到。”

老高唉了一声，安慰朱朱：“小朱，这一路漂洋过海的，听说你晕船得厉害，辛苦你了，你先休息，有什么需要的，尽管和我说。我这就亲自去联系星北，马上就好，你别急。”

朱朱说：“没关系，他有事，让他先忙，我慢慢等就是了。”

“好，好，你先休息，我去了。”

老高安顿好朱朱，转身急匆匆地来到话务室，又亲自拨打电话，等了半晌，那头终于传来一个不疾不徐的声音：“老高？听说你打了好几个电话火急火燎地要找我？刚刚我有事没接到，你那边出了什么情况？”

“总算找着你了！再不接，可真把我急死了！”

和向来沉稳的向星北不同，老高虽然年纪比他大了整整一轮，但风风火火的急性子，这么多年一直也没改变。

在这三年的时间里，老高亲眼看到几乎所有人该来的家属都来探过亲了，独独向星北没，此刻老高也是替他高兴，于是先卖了个关子：“今

天有一批家属登岛来探亲，知道不？”

向星北漫不经心地应：“有这样的事啊？老高，你爱人来了，要我替你值班？行，没问题。”

“去，去，我跟你说正经的！”

老高终于憋不住了：“是你老婆来了！我亲自替你接进来的！听说路上不舒服，挂了盐水过来的，这会儿人就在你宿舍里等着你呢！你有什么事能放就先放下，赶紧回来，别让人等太久了！”

向星北唇边的笑意蓦然凝固了，手握住电话话筒，一动不动。

“听见了没？跟你说话呢！小朱来了！”

老高没听到电话那边的回应，以为是线路出了问题，拍了两下话筒。

砰砰，突兀的、放大的两声敲击着向星北的耳膜，他眨了一下眼睛，一滴汗就沿着他一侧的眉毛飞快地滚落，渗进他的眼睛里，带着些微刺痛之感。

“听到了没？听到就给我应一声……”

老高还没说完话，那头啪的一声，电话已经被挂断了。

向星北双眼发直，猛地挂了电话，突然发出的动静让旁边的人都吓了一跳。

在所有人的印象中，向星北如同基地港外那块篆刻着岛的名字、仿佛从很久很久以前就已存在的黑色礁岩，任凭海浪冲刷、风雨侵袭，永远岿然不动。

泰山崩于前而不动声色，说的就是他这种人。

但这一刻，他仓促地挂断了电话，在周围诧异的逼视之下，转身如同冲刺般跑了出去，转眼就消失在众人的视线里！

他跳上车，手指因为紧张而发僵，转了两下车钥匙，才发动车子。在引擎发出的低沉的轰鸣声中，他猛地将油门踩到底，车体仿佛炮弹般弹射出去，向着朱朱此刻所在的方向疾驰而去。

这是他住的房间。床上是整齐的铺盖，靠墙有一个衣柜，打开，里头是叠得一丝不苟的衣物，靠窗有一张书桌，旁边的书架上，放着许多

朱朱看不懂的原版专业书，还有一张他多年前和研究所里那位曾耗尽半生精力默默为国家做出过巨大贡献的导师孙教授的合影，再过去是个置物架，上头依次摆着水瓶、杯子等日常用具。

摆设整洁而简单，除了门边墙壁上挂着的那台潜艇专用的铜盘挂钟显示了主人的职业或志趣之外，没有一样多余的东西。

这就是朱朱记忆里那个人该有的样子。

她从箱子里取出两份文件，坐到书桌前，拉开面前那个没有上锁的抽屉，想找一支笔。

抽屉里的杂物也被摆放得整整齐齐，各归其位，她的手指碰触到黑色水笔的时候，视线落在了角落的位置。

那里倒扣着一个相框。

她略一迟疑，慢慢地将相框翻了过来。

这是许多年前，她“逼”他和自己结婚的那天，两人去登山，在山巅上请人帮他们拍的一张合照。

照片上的女孩青春洋溢，一头长发被山风吹得乱舞，笑容张扬，如今看起来，遥远得仿佛是个陌生人。

她从不知道，原来他洗了这张照片，还一直保存到现在。

“向星北，你倒是给我句话，到底什么时候娶我？”

“你就这么急着要嫁给我啊？”

“是！急得要死！”

他轻笑：“看你这么急，我就娶了你吧！”

“向星北，结婚之前，有件事我还是不能瞒你，我做饭其实很难吃的……”

“我做给你吃。”

“我洗碗也洗不干净……”

“我不嫌弃。”

“我花钱大手大脚惯了……”

“你月初给我留点饭钱就行。”

“向星北，我走不动了……”

他蹲了下去。

“向星北……”

她像只小熊似的趴在他宽厚的背上，闭着眼睛，嘴巴里还在嘟囔着他的名字。

“猪猪，”那时候，他总用这个爱称来叫她，“你说你一个女人，不会做饭，不肯洗碗，花钱大手大脚，走几步就说腿软要我背你，整天只会逼婚，我把你娶回家有什么用？”

“我会跳舞啊！跳舞让你看！还有……”

她的唇凑到他的耳边，轻轻吹了一口气，娇声娇气，像只妖精：“我还能陪向星北睡觉。”

那些原本早已被她忘记的东西，又从记忆的罅隙里，顽固地、一点一点地涌了出来。

她已经超过半年没跟他见面了，具体是半年零一个月、两个月……抑或是三个月？

她自己也有点记不清了，但这其实也无关紧要。

她只记得，上一次，他回去看她，两人见面没多久，又起争执，当时他少见地发怒了，掉头就走。但后来他又给她打电话，发了很多信息，她一概不接，也一概不回复，渐渐地，他也就不再联系她了，直到现在。

两人都是如此忙碌，忙着自己的事情，无暇去想对方，时间长了，人懒了，心也麻木了，到最后，真没觉得有多少痛苦了，连吵架都不觉得痛苦，更不用说那种年轻时候才会有得要死要活般的矫情。

这里的白天异常漫长，黑夜纵然再姗姗来迟，到了最后，终究还是按着它的步调来了。

光线一开始是慢慢变暗，天空从青色幻化成了暗紫色，等暗到一定程度，仿佛突然接收到什么指令，匆匆忙忙，几乎令人毫无防备，最后一道彩色的光，忽然就从海平面上消失了。

远处传来一阵嘹亮的号子声，小岛终于陷入了浓重的夏日暮色之中。

向星北冲进大院的时候，这里的人都已经知道他老婆来看他的消息了。

此时正是饭点，他大步向前，迎面陆续遇到不少同事，大家仿佛都知道了他的好事，看见他，全都笑容满面。

向星北亦面带微笑，和他们打着招呼，简短地回答着各种和自己妻子有关的问题，看起来已经和平时的样子没什么两样了。

老高看见他，追了上来：“你怎么才回来？我正想去叫她吃饭呢！”

“谢谢你，老高，麻烦你帮我照顾她了。”

向星北向他道谢。

“客气什么，赶紧上去吧！回来得还算及时，你自己带她去吃饭吧。我已经通知厨房，给你们弄个小包厢，想吃什么尽管点，有的都能端上来！”老高拍了拍向星北的肩膀，乐呵呵地走了。

向星北目送老高的背影离去，抬头看了一眼前方不远处那幢楼房的那扇窗，定了定神，再次加快了脚步。

房间里的光线渐渐变得昏暗。

朱朱手拿照片，一直坐在那里。

门外走廊上，忽然传来一阵由远及近的脚步声，那脚步迈得又快又急，快到门口的时候，仿佛变得再也无法忍耐，三步并作两步，接着，身后那扇门被人一把推开，发出突兀的哐当声。

朱朱回过头去。

浓重的暮色之中，一个男人的身影出现在了门口——正是她已经大半年没有见过面的丈夫，向星北。

他的身影停顿在那里，并没有立刻进来。

朱朱从椅子上慢慢地站起来，转过身，和他对望了片刻。

和这个基地里的其他人一样，他的皮肤被强烈的紫外线晒成了黝黑的颜色，却也越发显得他双目明亮。此刻他就站在门口，眼睛紧紧地盯着她，一眨不眨。

或许是太久没有见面和断了联系的缘故，面前的这个男人，分明不

是陌生人，朱朱却忽然感到紧张，胸口有点透不过气来的感觉。

她定了定神，放下手里还握着的那个相框，在他的注视之下，终于朝他挤出一个微笑：“星……北。”

他没有应，依旧那样看着她，但目光中那种仿佛正被极力压抑着的炽热，灼得她感到指尖微微发麻。

朱朱更加紧张了，喉头发干，正要朝他走去，他却忽然咧嘴一笑，神情满是欣喜，两排白得几乎发亮的整齐牙齿。

“朱朱，你终于肯原谅我了，是吗？”

随着他那一声在朱朱听起来有些突兀的开场白，他一脚跨进房间，将门一关，大步走到她的面前，伸手就将她揽入怀中，用力一抱。

仿佛这还不足以表达他此刻的兴奋，他接着又将她整个人高高地举了起来。她双脚瞬间离地，身子一下失去重心，轻呼一声，不由自主地朝他扑了过去，胸口一下子压在他的脸上。

他笑了，顺势又抱了抱她，感觉到她在挣扎，才将她放在身后的书桌上，文件就被她坐在屁股下。

不过极其短暂的亲密接触，那种熟悉的、属于他的男性气息却瞬间扑来，盈满了她的鼻腔，惹得她眼眶一阵发涩。

他仿佛还舍不得放开她，又狠狠地抱了片刻，力道大得几乎要将她那细细的腰肢给折断。随即，他在她耳畔又唤了一声她的名字，声音变得低沉而亲昵，充满思念之情。

“朱朱——”

他再次叫她的名字，随即低下头，嘴唇迫不及待地亲着她的脸颊、嘴角，最后停在了她的唇上。

朱朱微微偏了偏点头，躲避着他饱含着思念和狂喜的亲吻，但他似乎并没有留意。

“朱朱，我没有想到你竟然会来看我！一开始老高告诉我的时候，我还不相信——”

他的唇继续追逐着她的嘴，含糊的声音里，带着压抑骤然释放后的

狂喜。

朱朱终于从他的怀抱中挣脱出双臂，一边躲他，一边用力推他：“别这样……向星北！”

她的呼吸有点急促，声音听起来也不是很稳。

他微微一怔，端详她一眼，迟疑了一下，动作慢慢停了下来。

朱朱将他两只还攥着自己胳膊的手拿开，从桌面上滑了下来，站在书桌前面，对面就是他。

她定了定神。

“星北……”

“朱朱！”他依旧很欣喜，又叫了一声她的名字，“老高说你在船上人一直不舒服，现在怎么样了？”

他凝视着她，目光里充满了柔情和怜惜。

朱朱不去看他的眼睛，目光越过他的肩膀，落在他身后挂在门边墙上的那台挂钟上，近乎机械地回答：“我挺好的，已经没问题了。”

他似乎终于觉察到了她的不对劲，从刚见到她时那种难以抑制的狂喜情绪中，渐渐抽离出来。

房间里随之陷入沉默。有那么片刻，两人都没再开口了。

一种略微尴尬的气氛，取代了他刚开始的兴奋，慢慢地在两人之间弥漫开来。

“你肚子饿了吧？”他小心地看了她一眼，试探着再次出声，打破了静默，“要不，我先带你去吃饭吧，有什么事，回来再跟我慢慢说。”

“不必了，我不饿，先把事情说了吧。”

朱朱也已恢复平静，摇了摇头，抬起眼睛，对上了他投向自己的两道满是疑虑的目光。

“星北，我很快就要出国了。”

他顿时释然了。她的这个开场白，令他松了一口气。

他点了点头：“挺好。你以前也经常去国外演出、交流什么的，这次是去哪个国家，参加什么活动，要去多久？”

“欧洲。至少三年，或许五年，看情况，不一定……”

向星北目光迟疑了一下，又定在了她的脸上。

“我决定去那边再读些书，另外还有些工作上的事，中间应该不会回来了。”

向星北眉头微微一挑，但语气很平稳：“我并不是反对你出去读书和工作，只是，朱朱，你去这么久，你真的考虑好了吗？”

“深思熟虑过了。”她清晰地说道。

向星北似乎想说什么，却终究还是没说。

沉默了片刻，他说道：“如果你真的这么决定了，我尊重你的选择。不过，还是要谢谢你临走前特意来看我，告诉我这件事。走吧，我们先去吃饭吧……”

“你误会了，这并不是我来的目的。我这次来，目的是请求你同意和我离婚。”

几乎没有任何停顿，这一句话，终于从她的嘴里平静地说了出来。

就在开口之前，她原本以为自己在她面前说出这句话，会很艰难。

原来，并没有想象中那么艰难，只要下了决心，轻而易举也就做到了。

就像有些事，一直放不下，其实并非真的放不下，只是心有不甘，不愿意放下罢了。

朱朱的一只手沿着桌面慢慢往后摸索，指尖终于碰触到想要的东西。

“星北，你我心里都清楚，我们走到这一步，是迟早的事。多余的话也不必说了，请你帮我一个忙，在上面签字。”

她将自己刚才摸到的东西拿起来，慢慢地递到了他面前。

房间里的光线变得越来越昏暗，暗得已经看不清他那张英俊脸庞上的五官轮廓，只剩下一个身影立在她面前，纹丝不动，仿佛不像是一个真的人。

“如果你能答应，我将十分感激。”

她深呼吸了一下，再次用平静的语调说道。